

● 漫画而又漫画

● 上海的少女

● 论「他妈的」

● 陈漱渝 编

● 寡妇主义

鲁迅的 风月闲谈



● 唐朝的钉梢

● 关于女人

● 灯下漫笔

● 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

● 从胡须说到牙齿

鲁迅的 风月闲谈

陈漱渝 编

爬和撞

蘇子航 知悉

PDG

〔湘〕新登字 002 号

鲁迅的风月闲谈

陈漱渝 选编

责任编辑: 朱树诚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 67 号 邮码: 410006)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三厂印刷

*

1994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2.5 插页: 2

字数: 254,000 印数: 1—6,000

简易精装: $\frac{\text{ISBN } 7-5404-1291-7}{\text{I} \cdot 1050}$ 定价: 7.10 元

若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技质科联系并负责赔偿

8550-52

洪钟大吕与流水清音

——序《鲁迅的风月闲谈》

陈漱渝

《鲁迅的风月闲谈》？

鲁迅的作品行神如空，行气如虹，是转辗而生活于风沙中的癡痕，怎会有兴致去吟风弄月？

鲁迅的作品是匕首，是投枪，是感应的神经，攻守的手足，哪会有闲心来谈天说地？

要恰当地回答上述问题，最好的办法是援引鲁迅本人的论述：

鲁迅在《准风月谈·前记》中说：“但有趣的是谈风云的人，风月也谈得，谈风月就谈风月罢，虽然仍旧不能正如尊意。”

鲁迅在《忽然想到·二》中说：“外国的平易地讲述学术文艺的书，往往夹杂些闲话或笑谈，使文章增添活气，读者感到格外的兴趣，不易于疲倦。但中国的有些译本，却将这些删去，单留下艰难的讲学语，使他复近于教科书。这正如折花者，除尽枝叶，单留花朵，折花固然是折花，然而花枝的活气却灭尽了。人们到了失去余裕心，或不自觉地满抱了

不留余地心时，这民族的将来恐怕就可虑。”

鲁迅翻译的《思想·山水·人物》（日本鹤见祐辅的杂文集）中，说得更加明确：“没有闲谈的世间，是难住的世间；不知闲谈之可贵的社会，是局促的社会。而不知道尊重闲谈的妙手的国民，是不在文化发达的路上的国民。”

鲁迅是深刻的思想家，也是“闲谈的妙手”。

鲁迅不仅擅长直接谈“风月”，而且也能巧妙地衣“风月”之华袞，绘时代之“风云”。

鲁迅的“风月闲谈”跟那些专门在阔人饱胀的肚皮上搔痒痒的无聊之作有什么不同？跟那些故作“飘逸闲放语”以麻痹读者的“小摆设”有何不同？不同之处当然不在于作品中那些非政治性的表象，而主要在于：一、对现实是持积极介入的态度，还是“入水不濡，入火不热”，持冷静超然的客观态度？二、谈风月、说闲话是作为在乱世的自存之计，还是作为在文网中的挣扎之法？三、取材不避凡俗是为了“以小见大”，“以寸龙表现全龙”，还是通篇只见“苍蝇之微”而不见“宇宙之大”？四、作品是简约严明而骨力遒劲，还是仅有闲云野鹤之貌而内无骨力？五、作者是把闲谈作为一种艺术手段，还是把闲适视为衡量文艺创作水准的标志以至文艺发展的条件？

鲁迅“谈风月”，是在重重压迫下采用的“障眼法”，隐而不显，内藏机锋。鲁迅采用“闲话”“闲谈”的表现方式，意到笔随，意竟笔停，是为了跟读者平等地进行心灵的交流，使读者易于接受，乐于接受。鲁迅即使是描神画鬼，谈禽说兽，也不是做清议玄谈、或张鬼神之说。在富有人情味的复

仇女神“女吊”身上，在为民众牺牲而不为民众理解的耶稣基督身上，都寄寓着鲁迅的人生追求和人生慨叹。那种专事攻击劫掠而不事劳作的“武士蚁”，那种在鸟类和兽类之间骑墙的蝙蝠，那种专用神奇毒针麻痹青虫神经的细腰蜂，那种脖子上挂着小铃铛以将绵羊引入死地的山羊，其实都提炼了社会上或一类人物的精神特征，是用意象化，象征化、符号化的手段进行理性的思辨。在苍蝇、跳蚤身上居然找到了值得人师法之处，更是鲁迅的独特发现，是对那种连虫豸都不如者的一种恶辣的针砭。总之，“鲁迅的风月闲谈”，都有其微言大义，显示出鲁迅作品风格的另一侧面。

法文 style（风格）原出于拉丁语 stilus（刻字刀）。风格刻划思想，是思想的浮雕。

每一个无愧于作家称号的作家都必然具有独树一帜的风格：严羽《沧浪诗话》说：“子美不能为太白之飘逸，太白不能为子美之沉郁。”就是以诗圣杜甫和诗仙李白为例，说明文之不同，类于其人。翻开不同作家的书卷，不同的个人风格就会迎面扑来。

鲁迅无疑是一位具有独特风格的作家。他观察、理解、思维和判断的独特方式，以及艺术表现的独特方式，决定了他风格的独特性。从总体看来，鲁迅的作品——主要指他的杂文高屋建瓴，犀利峭拔，冷冽严峻，幽默奇谲，具有鲜明的论战性与毋庸置疑的逻辑力量，通篇充满了愤世之音与阳刚之气。如同莎士比亚既能以自己的独特风格创作悲剧，又能以自己的独特风格创作喜剧一样，鲁迅也能克服自身风格的局限。他不同时期的作品呈现出不同的风格，同一时期的

作品也回黄转绿，掩映多姿，呈现出风格的多样性。即如他创作杂文，除了强调战斗性，功利性之外，同时也十分重视其愉悦性——能够移情，给人以愉快和休息。从本质上说，杂文是一种论说文。说者悦也，杂文也罢，论说也罢，总要让人悦服。从这个意义上说，鲁迅重视杂文的审美特质，正是继承了中国古典杂文的优良传统。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风，个人风格也必然烙上时代精神的印记。马克思在《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中写道：“我是一个幽默家，可是法律却命令我用严肃的笔调。我是一个激情的人，可是法律却指定我用谦逊的风格。没有色彩就是这种自由唯一许可的色彩。”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说，汉末魏初，正值黄巾起义和董卓大乱之后，而且又是党锢的纠纷之后，思想较为解放，于是产生了曹操父子“尚通脱”的文风。

鲁迅《热风》时代的杂文写于“五四”启蒙运动时期，那时思想较为解放，鲁迅的文风因而也较为质直。到了《华盖集》时代，鲁迅辛亥革命时期的理想已经幻灭。随着北洋军阀政府压迫的日益加剧，鲁迅杂文的措词变得“时常弯弯曲曲，议论又往往执滞在几件小事情上”（《华盖集·题记》）。鲁迅后期杂文以《二心集》最为锋利。如《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友邦“惊诧”论》等，都是正面斥敌，不留余地。上述文章大多发表在左联的秘密刊物上或为外国读者而写作，说话较少顾忌，也不会被编辑和检查官抽去“骨头”。到了《准风月谈》时代，当局不仅对进步文坛进行“文力征伐”，而且动用“全武

行”进行了“武力征伐”，致使编者不得不“吁请海内文豪，从兹多谈风月”。翻开《准风月谈》的目录，除开《华德保粹优劣论》《华德焚书异同论》外，几乎没有跟政治直接相关的题目，谈的是夜，晨，蝙蝠，野兽，男人，女人，青年，老子，喝茶，吃教，帮闲法，登龙术，二丑艺术，看变戏法……鲁迅巧妙运用了比拟、虚拟等艺术手段，诉诸读者的联想、想象，将自然界的“风月”与大时代的“风云”巧妙联系起来，借非政治性的表象揭示政治性的实质。总之，鲁迅的杂文有的如洪钟大吕，如劈雷闪电，呈现出粗犷易怒的风格；有的如流水清音，如幽林曲涧，呈现出委曲隐含的风格。要全面、准确评价鲁迅，就必须全面、准确把握其风格。

正如同风格有其时代性一样，一个作家采用什么文体表达他的思想也与时代的需求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无怪乎有人说，如果荷马和莎士比亚生在现代，一定会创作小说，反之，如果托尔斯泰和巴尔扎克生活在古希腊或伊丽莎白的时代，也一定会创作史诗或悲剧。

鲁迅驾驭的文体主要是杂文。这种文体虽然吸收了外来的随笔和小品的特点，又跟中国古代散文（特别是由通脱转为愤激之谈的魏晋文章）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但它毕竟是中国二十世纪初期至三十年代思想文化战线尖锐急遽斗争的产物。鲁迅是一位“活在人间”的作家，跟劳苦大众共着喜怒哀乐。他创作杂文无非是借此释愤抒情，进行文明批评与社会批评，对现实生活中的有害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而决非以此作为爬上高尚的文学楼台的梯子。只要我们充分考虑亚洲被压迫国家启蒙运动的特点，充分理解中国近代知识

份子感时忧国、奔放峻急，高度重视社会功利性的共同心态，充分认识中国现代作家往往承担着既是艺术家同时又是政治斗士的历史重负，而不囿于第一世界的传统文化价值观，对鲁迅杂文的重大意义就会估计得更为充分。

在中国古代，杂文即有广义、狭义之分。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把“典诰誓问”“览略篇章”“曲操弄引”“吟讽谣咏”都归入“杂文之区”。而狭义的杂文则指兼具“议论”和“叙述”两方面内容，并用文学笔调予以表述的文章，即《汉书·艺文志》中所说的杂说一类。鲁迅著作中所说的杂文也有广义与狭义两种用法：广义的杂文指不同文体的杂集，狭义的杂文指杂感或短评——这一类文章，构成了鲁迅杂文集的骨干。

这部鲁迅作品选集所收诸篇在体裁上大多属狭义的杂文，或称之为正宗杂文，但也有些篇选自鲁迅的散文诗集《野草》和回忆散文集《朝花夕拾》，以及同属于“文明批评”“社会批评”范畴的鲁迅书信。小说、日记、古籍、译文、序跋和研究论著的文字则不入选。二十世纪以来世界文学发展的新趋势，是文学中的理性再度强盛，而文体界限则日益模糊。鲁迅的创作实践也体现了这一新的趋势：一方面是散文、散文诗创作穿插了不少议论，具有浓厚的理性色彩；另一方面是杂文创作日趋散文化，诗化，成为了诗体杂感，散文体杂感。所以，把鲁迅的一些散文篇什跟作为散文支流的杂文合编成册，以供读者鉴赏，应该是可行的，不致被有识力的读者视为荒诞之举。

鲁迅说过以下意思的话：“倘要完全的书，天下可读的书怕要绝无，倘要完全的人，天下配活的人也就有限。”原作有原作的局限，选家有选家的局限，所以十全十美的选本也是不存在的。编选是一种再创造。目光如豆的选者可能阉割原著的精华，缩小读者的眼界，而有功底的选家不仅可以提炼原作的精华，而且可以借前人的文章寓自己的意见，使选本比原作流传得更为广远。

我们编辑《鲁迅的风月闲谈》绝无使它产生超越《鲁迅全集》的影响或凌驾于其它鲁迅选集之上的野心和奢望，只不过是為了在层出不穷的鲁迅著作选本之中增添一个新的品种而已。这个选本的书名一看就令人产生趋时媚俗之嫌。但真正的用心无非是为了证实鲁迅的一个论断：“想从一个题目限制了作家，其实是不能够的。”（《准风月谈·前记》）据未来学家预测，面对市场经济的尖锐挑战，今后能够高度普及和广泛流行的，是兼具精英文化和民俗文化优点的大众文化。如果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我们这部鲁迅选集也可以说是在奔涌而来的商品大潮中普及鲁迅著作中一种尝试吧。

本书选入鲁迅作品凡一百六十余篇（若干长文系节录），共分十八类。入选标准，主要是考虑其可读性，现实性，以及体现鲁迅作品风格的多样性。这些文章距今至少有半个世纪之遥，但一些事情似乎仍在针砭着当今，一些人物似乎仍在眼前浮现。那种既招摇又抵御的摩登少女，那种靠赞助费将自己的小传塞进作家辞典的捐班文人，那种怀着不可告人的动机请饭而讳言吃饭的食客，那种在洋人面前唯唯诺诺、在同胞面前神气活现的“西崽”，那种收受了金鼠寿礼

之后又暗示僚属为其太太敬献金牛的县官，不是仍然不同程度地在现实生活中存在么？鲁迅的不少论断，如“奢侈和淫靡只是一种社会崩溃腐化的现象，决不是原因”，不是仍然有着警世作用么？本书“国粹国学”一类所收的文字，对于那种预言儒家文化将主宰世界的学者，难道不是一帖适时的清醒剂么？“凡对于时弊的攻击，文字须与时弊同时灭亡”。我们期待着用纯文学眼光，完全从审美角度鉴赏鲁迅作品的日子早日到来。

1994年7月10日酷热，时年五十有三。

目 录

洪钟大吕与流水清音	陈漱渝
——序《鲁迅的风月闲谈》	(1)
一、风花雪月	(1)
秋夜	(1)
雪	(3)
好的故事	(4)
腊叶	(6)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节选)	(7)
夜颂	(10)
秋夜纪游	(11)
新秋杂识 (三)	(13)
二、都市鳞爪	(15)
事实胜于雄辩	(15)
唐朝的钉梢	(16)
上海的少女	(17)
推	(18)

踢·····	(20)
“揩油”·····	(21)
说“面子”·····	(23)
弄堂生意古今谈·····	(25)
“题未定”草 (二) ·····	(27)
 三、酒色财气·····	(30)
这个与那个 (二) ·····	(30)
记“发薪”·····	(32)
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 之关系 (节选) ·····	(37)
书籍和财色·····	(44)
听说梦·····	(46)
关于女人·····	(49)
中国的奇想·····	(51)
外国也有·····	(52)
“小童挡驾”·····	(54)
病后杂谈 (一) ·····	(55)
 四、吃喝玩乐·····	(59)
送灶日漫笔·····	(59)
马上支日记 (七月四日) ·····	(62)
马上支日记之二 (七月八日) ·····	(66)
喝茶·····	(68)
过年·····	(70)

零食	(71)
五、评头品足	(73)
说胡须	(73)
从胡须说到牙齿	(77)
忽然想到 (一)	(86)
略论中国人的脸	(87)
忧“天乳”	(90)
以脚报国	(92)
由中国女人的脚，推定中国人之非中庸，又由此 推定孔夫子有胃病	(95)
病后杂谈之余 (四)	(99)
六、谈情说爱	(101)
随感录四十	(101)
反对“含泪”的批评家	(103)
我的失恋	(105)
男人的进化	(107)
题《芥子园画谱三集》赠许广平	(109)
两地书 · 一一三	(109)
两地书 · 一一七	(113)
七、描神画鬼	(115)
随感录三十三	(115)
复仇 (其二)	(120)
失掉的好地狱	(121)

无常·····	(123)
朝花夕拾·后记(节选)·····	(130)
火·····	(136)
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一)·····	(138)
女吊·····	(140)
 八、人兽之间·····	(146)
春末闲谈·····	(146)
狗·猫·鼠·····	(150)
狗的驳诘·····	(158)
战士和苍蝇·····	(159)
夏三虫·····	(160)
忽然想到(七)·····	(162)
一点比喻·····	(163)
谈蝙蝠·····	(166)
新秋杂识·····	(168)
野兽训练法·····	(169)
知了世界·····	(171)
“蜜蜂”与“蜜”·····	(172)
 九、识文断字·····	(174)
咬文嚼字(一,二)·····	(174)
门外文谈(一——七)·····	(176)
人生识字糊涂始·····	(188)

十、嬉笑怒骂·····	(191)
论“他妈的!”·····	(191)
从讽刺到幽默·····	(195)
从幽默到正经·····	(196)
“滑稽”例解·····	(197)
漫骂·····	(200)
玩笑只当它玩笑(下)·····	(201)
论讽刺·····	(203)
什么是“讽刺”·····	(205)
十一、生老病死·····	(208)
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节选)·····	(208)
随感录 六十六·生命的路·····	(211)
死后·····	(212)
父亲的病·····	(216)
马上日记(六月二十五日)·····	(222)
新药·····	(226)
写于深夜里(二, 略论暗暗的死)·····	(227)
“这也是生活”·····	(229)
死·····	(233)
十二、老弱妇孺·····	(239)
娜拉走后怎样·····	(239)
论雷峰塔的倒掉·····	(245)
随感录二十五·····	(248)

随感录四十九·····	(250)
风筝·····	(251)
上海的儿童·····	(254)
关于妇女解放·····	(255)
青年与老子·····	(257)
女人未必多说谎·····	(259)
论秦理斋夫人事·····	(260)
玩具·····	(261)
《看图识字》·····	(263)
论“人言可畏”·····	(265)
六论“文人相轻”——二卖·····	(268)
 十三、艺苑杂谈·····	 (271)
论照相之类(三)·····	(271)
为“俄国歌剧团”·····	(273)
现代史·····	(275)
二丑艺术·····	(277)
电影的教训·····	(278)
看变戏法·····	(280)
略论梅兰芳及其他(上)·····	(281)
脸谱臆测·····	(283)
漫画而又漫画·····	(285)
“立此存照”(三)·····	(286)
《近代木刻选集》(1) 小引·····	(290)